



许 行

第四片枫叶

群众出版社





第 四 片 枫 叶

许 行

群 众 出 版 社

1986年·北京

第四片枫叶

许 行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55千字 插页1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432 定价：1.45元

印数：00001——4,200册

小 序

题 下 语

当今天低于为艺术而艺术的旧现实主义——荒诞与色情的“混合物”，甚至于包括擦十年浩劫创伤脓血所遗留下来的脏纸，都为我们所处的新时期浪潮所冲集，漂浮在时代思潮之上，时时掩盖着这澎湃的浪潮趋向、声势和光泽的时候，读到年已六十开外的作者这部起步较晚的来自生活实践的短篇小说集的校样本，很是高兴，因为它是属于有着为人生而艺术，怀着人类崇高理想的新现实主义的作品，它如时代浪潮的录像带，有着它旨在追求人类美的理想的拍摄角度，因而愿为之作小序，以志个人的读后感！

—

不管是《夜，静悄悄》，还是《画像》与《仙人沟的故事》，都是写来娓娓动听发人深省的。它们歌颂了人与人之间的美的情感，自然在歌颂美的心魂中也批判了旧的东西，而且有的原是新的、美的心魂，却在历史的转折的经历中为旧的、庸俗的坐糜所感染。面对着《画像》中的幼儿园主任

“郭丽阿姨”的前后对比，能不让我们深思而久久为她惋惜吗？“养移体、居移气”，可见历史环境与人的社会生态是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你不能以主观的承自先辈的传统精神与理想改变它，它就会潜移默化的改变你！以致原来为她在幼儿园中所培养扶植而后来生长壮大的女画家，面对着这个已经习惯于运用自己所握的那点社会权力的郭主任——前幼儿园的郭丽阿姨而不敢或不愿相认了！这是有着柴霍夫式的艺术韵味的构思！

在《夜，静悄悄》同样有着一种诗般的音韵，笔力媚人！例如在表姐领着作者自称的“我”旧历四月十八逛庙会一节，写到那个“表姐”“在衣着上并不显眼”，可是她“身上却仿佛有着什么魔力”而招来很多逛庙会的小伙子的注意。

“有个青年小伙象着迷似的，一直跟着她走，表姐走他走，表姐停他停。这时我看了表姐一眼，表姐脸红扑扑的，更好看了！可我们不认识这个青年，我想这个青年一定不是好人，于是我向他瞪着眼问：‘你老跟着我们做什么？’他脸一红，走了。可是表姐反倒不太高兴，她说：‘你对人家那么凶干什么！’”

对于一个喜欢听表弟给自己读《西厢记》鼓词的盐店店主的又漂亮又文静的女儿来说，这是多么含蓄的一种内心刻画呀！再说读《西厢记》鼓词吧！每次读完一段，她都把唱本收藏起来，等过了几天，又拿出来要求表弟给她重读，说“再听一回……”表弟读时她若有所思地静静地听着，足见这个平常难得与男性青年接触的忙于协助母亲做些繁杂家务劳动的又寂寞又漂亮的姑娘，对于《西厢记》所表达的“自由爱

情”是多么向往了！但如果作者的描述到此为止，那么这个表姐又是别样的直爽如史湘云的性格了！但作者在“你对人家那么凶干什么！”之后又补叙道：

“随后，过了一会儿，她又对我解释似的说：‘别惹出事来……’

我当时觉得很委屈，可长大以后我才懂得，那时我对生活、对表姐，还理解得很不够。”

就是这个“相亲”而没看中对方的表姐，连媒人拿来确定的亲信物金镏子、金项练之类“连看也没有看，就给扔了过去”，并说“谁答应的谁去”而嘤嘤哭泣之后，还是硬给逼着给强迫着又是抱头，又是抱脚的抬上扎彩的篷车，嫁出去了！

当这个表姐已六十六岁，是有着三男二女的寡母了！面对着自己正在婚姻十字路口上徘徊的女儿——一个大宾馆的工作人员——是忧心凄凄的！当她看到女儿小梅“好象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着，她终于把脖子伸出去”，让港派打扮的龙文涛套上金项练的那天夜里，在小梅很晚回来之后，这个六十六岁的老太太翻箱倒柜，终于找出来一个小布包：

“那里包着几本书，我一细看，呵呀！怎么还有我小时给她读过的那本《西厢记》的鼓词呢？另外，还有几本旧唱本。她翻来翻去，从中找出一本一九五〇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小册子，表姐把婚姻法小册子递给（八十年代的大宾馆的工作人员）小梅。”最后说：“可你要真正的自由呵！别让几个臭钱花了眼睛，让人家用一条镀了金的锁链套在脖子上。”夜，是静悄悄的！最后是小梅的声音，从里屋传了出来：

“妈，你让我咋办哪！……你让我咋办哪？难道我非得到那个只铺着一领破炕席的人家去嘛？……”

母女两代人的截然不同的命运和心魂，颤动得感人，飘荡着小夜曲般幽美的音韵！这是酒吧间式文艺作品中没有的一种反映着蒙了时代尘埃的光泽。

此外，例如在《仙人沟的故事》之类的短篇小说中，可以明确的看出作者在故事结构方面始终是体现着我们新现实主义传统的方法——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和据说当代流行的一种“反理性”的“意识流”的文学论点，截然相反的。如果一篇小说没有主导思想，没有主题，那么就如一个头上失去王冠顶戴的国王，尽管衣饰华丽多珠，彩色绚美如花簇，脚下也金玉闪闪发光，但总是一个光头国王。如果莫泊桑的《项练》不具备对于世俗的“虚荣”一针见血的深刺，也就失去了它的艺术魅力；若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不具备经过艰苦的劳动而终于所获之猎物为沿船追逐的鲨鱼掠夺一空的象征主题作冠戴，那么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就失去它现有的处于当代世界文学之峰的位置了！

因而过去评论界所引进的把文学创作单纯地划为“形象思维”而把哲学之类称为“逻辑思维”的论点，是该重新考虑了！如果《仙人沟的故事》的作者，不具备逻辑思维的才华，仅仅限于形象思维，是绝不会构成突破狭窄的民族地区主义而使母亲属于朝鲜族父亲属于汉族的少女朴春花说出：“何必一定汉族或朝鲜族呢？难道不兴拐（爱的变称）个蒙族或维吾尔族的（男人回来）吗？”这样的宏观的话来作结束的。实际上，仙人沟原先只有这么两户人家：一户是汉

族，一户是朝鲜族。而且两户贫穷的庄户人家却又以民族狭窄性相互仇视为开始，就已经形成《罗米欧与朱丽叶》的浪漫史的相对的社会关系基础了。汉族农户有一男性青年黄柏青及其弟弟，朝鲜族农户有一女性民兵积极分子朴顺玉和她两个妹妹，虽然他们男女两人都要到乡里或区里去参加民兵的会议和活动，会后还要走夜路赶回仙人沟，而且他们这两户农家距离仙人沟中心屯还有五、六里的夜路，土改时期，不要说还有野牲口出没，更有伪村长大原恶霸为首的匪帮和黄二虎的匪帮到处窜扰，作为土改队的何队长吩咐黄柏青在夜路中要兼负护送朴顺玉的任务，是很自然的。而黄和朴由于家世的夙怨而互不搭话，走夜路各自保持着一定的前后距离，也是自然的。在这里出现的就不限于片面的形象思维了！它现出了逻辑思维的情节结构，以及情节结构的层次！一个新现实主义的作家，不具备逻辑思维的才华，是很难在主导思想上形成王冠式的主题而在读者精神世界方面产生感染效果的！

二

愿读者亲自领受这一精神世界的种种美的情思产生共鸣的音韵吧！我仅仅作为一个向导而已！如果作者问我还有什么有待注意。那么，我说，语言简朴固然为一优点，但精炼的火候还有所不足！应该是闪闪发光，字字如珠。此为苛求！是为序！

1986年11月20日

内 容 题 要

《第四片枫叶》收集了东北老作家许行的十五个短篇新作。题材广泛，涉及面较广，内容丰富多彩，有突出的社会意义。书中刻划的人物，不论是民警还是高级干部，都生动形象。语言朴实无华。

目
录

苦辣酸甜酒	
一盅·····	(1)
夜，静悄悄·····	(11)
“老贫管”	
赵石头·····	(27)
第四片枫叶·····	(46)
画像·····	(80)
松·····	(91)
仙人沟的故事·····	(107)
孪生之喜·····	(121)
手杖·····	(134)
民警大冯·····	(146)
满天星斗·····	(159)
老龙泉·····	(170)
钟·····	(181)
鼠楼轶事·····	(199)
谁说往事如烟·····	(213)

苦辣酸甜酒一盅

一

农村里有外号的人不少，可一个人有两个的不多。

郑全这五十多岁的老汉就有两个，一个叫“二屠户”，一个叫“大倔子”。

村子里会杀猪的人不少，可赢得个“二屠户”外号的不多；倔强的人不少，可被人叫做“大倔子”的也不多。

郑全老汉从年轻时起就常帮助人家杀猪，而且干起来麻利、痛快、干净、细致，一头猪从抓住、杀死、退毛、开膛、处理内脏，甚至加上灌血肠，只要有个打下手的，少半天准能弄个利利索索，这在全村会杀猪的人中也得报头子。又加上自己还有一套很精致的杀猪家什，如尖刀子、毛刮子、通条等样样俱全，因此人称“二屠户”。

“二屠户”为人样样都好，就是年轻气盛，性子有点太直，脾气有点太犟。常常一条道跑到黑，咬住个死理不松嘴。有一年已进入腊月，开始杀年猪了，“二屠户”家不断有人登门来求。这天大清早王三婶就来请明天给她家杀猪，她大儿子参军了，老两口领着个十多岁的小儿子过，养了一口二百多斤的大肥猪，就等杀了过年呢，“二屠户”当即满口答应下来。可是掌灯的时候，区委书记的老丈人张老五来了，说明天无论如何得去帮他家把年猪杀了，因为姑娘——就是区委书记的爱人——回来取嫁妆来了，公务在身不能久

等，明天傍晚就得走。这怎么办呢？他“二屠户”又不会分身法，怎能同时给两家杀猪呢！老婆对他说：

“那就告诉王三婶先等一等吧！”

“没有那个理，咱们国家办事都是军烈属优先，更何况人家又是先来请的。”

“哎呀，你又不是国家。”

“我是国家主人！”“二屠户”把脑袋一扬说。“你没听土改工作队进村一再讲，咱们都翻身做主，成了国家的主人啦！”

“真拿你没办法，你这个蒸不熟、煮不烂、不开窍的死脑瓜骨！人家区委书记不是等着用肉吗！”

“都傍近年根了，人家王三婶就不等着用肉了？”

“可人家是区委书记呵！”老婆冲着他的耳根子狠狠地说。

“八路军开会时说：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区委书记就高人一等？我才不去溜那个须呢！”

第二天“二屠户”到底到王三婶家去杀猪了。为了这，张老五火冒三丈，他吵吵嚷嚷地威胁着说：

“死了‘二屠户’，照样吃猪肉，今年这个猪不用他杀了，在白山区这二亩三分地上，还找不着个杀猪的啦！”

不光“二屠户”老婆胆小心窄，听了发毛，就是村里其他人也劝“二屠户”，赶紧去赔个不是把猪给杀了。得罪了区委书记，你在这“二亩三分地”上还想待呀？人家一挑眼皮就够你受的啦！谁知“二屠户”用鼻子一哼：

“管他呢，他这样说，再来求我也不去给杀了。”

老婆急了，禁不住指着他的鼻子尖说：“你可真是个大倔

子！”

从此传开了，“二屠户”又多了个外号：“大倔子”。

只因倔得有理，当时那个老八路的区委书记知道了这件事，狠狠地批评了老婆，也说了丈人，还在村里开会时表扬了“二屠户”，说他“为人耿直，爱护干部，照顾军属，精神可嘉”。听听，这话！这不是改变旧风气的金石般语言！哪个朝代当官的说过这样话？顶了他还落个“爱护”。自打这，“二屠户”办事就更认真了，该倔的事都一倔到底，“大倔子”的声名也就更响了。

当然这都是陈年古话，几十年前的事了。现在“二屠夫”如何呢？那就得看新皇历啦。

二

有道是：“山河易改，秉性难移”，“大倔子”还是“大倔子”呗！不，这条生活经验有它很大的局限性，“秉性”也并非象四肢五官一样从娘胎里带下来的，生活是既能把人造就成这样，也能把人改变成那样，人，在生活中是改造者，也是被改造者。在这条激流滚滚的长河里，带棱角的石头常常要受到更多地冲击和折磨，有的难免被磨光。

这不，“二屠户”这个“大倔子”，现在在一个老问题面前却犯了新核计。

早晨军属郭大娘的老姑娘来了，随后大队新来的一把手、才搬到二道屯的梁书记也托人捎话来了，都求明天去给杀年猪。“二屠户”刚好未在家，回来老伴一学说，“二屠户”难住了。按理应该给郭大娘家去杀猪，可是梁书记这个大队新来的一把手还未打过照面怎敢轻意得罪呀？

前两年原大队张书记家要杀年猪，他也因为忙着给军属家杀猪，晚去了两天。第三天早上一进门，张书记这个三十多岁的白胖子，正盘腿坐在炕头上吃早饭呢。一张小方桌上摆着一盘五花三层的肉片，一盘血肠，一碟蒜酱。张书记手端着饭碗，眼皮未抬，屁股未欠，其实他早听到脚步声，未进屋就隔窗户看见他啦。张书记老婆在地下故意嘲讽地说：

“你还不赶快下地，人家‘二屠户’大驾光临啦！”

张书记这个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初中毕业生，因为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活动积极，在“吐故纳新”那阵子被吸收入党，又因为对“新鲜事物”接受的快，不久就成了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在那个动乱中很快就学会了对上奉迎，对下欺压，当官弄权，以权谋私的那一套本事。现在他连头也未转过来，盯着手上夹着的那一片猪肉不阴不阳地说：“真劳驾不起呀！”

“二屠户”这些年来经过生活逐渐地磨炼，早已学乖了一些，他赶紧道歉，说明了情况。可是张书记并不宽恕，他用筷子点着桌子说：

“‘二屠户’你看，你的大驾未到，我的白肉血肠不也吃上啦！”又带着戏弄的口吻对老婆说：“烫盅酒来，请‘二屠户’尝尝咱这年猪肉。”

这是啥滋味呀！要搁年轻那咱，他“大倔子”早跟他干起来了，但现在他究竟是五十来岁的人了，他那个倔脾气也象一张熟过了的皮子啦！他极端痛苦地压制着自己，一转身走了出来。

从此，在张书记这“二亩三分地”上，他“二屠户”的日子就难过啦！事事找小脚，处处给小鞋穿，叫他干疼还说不出来，真把骨头都给拿酥了！前年离年傍近，开始杀年猪的时

候，张书记把“二屠户”调到公社林场去出民工，给城里刨松树苗子搞冬季移植。谁都知道这是苦差事，全队出一个人就落到他“二屠户”身上了。可张书记对外部说：

“小青年靠不住，前两年刨树苗伤根太重，今年换一些老实人去吧！”

你看厉害不？！明明整了人，还冠冕堂皇地卖乖。背后里他对自己的亲信友好也得意地说：

“这些年来就那一把杀猪刀子，也‘闹哄’得太凶了，他都不知出哪家门啦！叫他的杀猪刀子闲闲吧，省得挨家抹油嘴，白肉血肠都撑破了肚子……”

有人说：“‘二屠户’，你赶快买两瓶酒，提只鸡到张书记家去道个歉吧！”

“二屠户”身上的倔劲也许未完全磨掉，他没有这样做，因为那太伤人的自尊啦！不过他在心里还是告饶了，他心说：“我的爷呵！这一服药算给我吃明白啦！”以后这个“死脑瓜骨”也就开窍多了。

现在大队梁书记找杀猪不去，过去未及时到张书记家杀猪的那种后果……想到这里他未免打了个冷颤，感到浑身都有点发凉。

三

“二屠户”也许一宿都没睡好觉，第二天起来脸色发白，眼睛发红，吃罢早饭他把杀猪那一套家什带好。

“到郭大娘家杀猪去呵？”老伴早看明白了，再不用象当年那样开导他啦，但却故意问了一句。

“什么郭大娘，缸大娘的，我到……到公社……公社食

堂去……”“二屠户”，不，“大倔子”忽然结巴起来，说了个半截话，倔人也许还保留点倔人的特点，身骨软了，嘴巴还硬；摔个跟头也怕人看见。他象掉了魂似的，慌慌忙忙拔腿就走了。

田野里满是积雪，到处一片银白，无风无土，一尘未染。大路上雪被轧实了，象给镶了一层冰面，太阳一照闪闪发光。“二屠户”中上等个头，本来腰板很直，这些年来也许由于生活担子太重，也许由于种种压力和折磨，已经成为一个有些驼背的小老头了。他穿着一双棉胶鞋，踩在冰雪上还是吱嘎吱嘎地直响。他心里非常烦躁，听着这冰雪的声音感到很别扭，禁不住跺两脚，暗暗骂道：“你叫啥？踩了下面就受不了啦！？”骂到这里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味，自己心里倒不由一震。

郭大娘家就在屯头住着，他低着头脚步越迈越小，好象有什么缠着脚似的。到了屯中间他转身向着一条毛毛道拐了下去。这是一条上公社去的近道，可是他到公社去干啥呀？！他深一脚，浅一脚，浑身仿佛象散了架似的没有力量，他这出名的“大倔子”，当年被老八路的区委书记表扬为“耿直”的人，现在在做啥呀？

是什么东西在压着他、踩着他呀？就好象他踩着这脚下的冰雪那样……他心上为什么这样沉重呢？他那已经驼了背的脊梁是不是越来越弯了？

谢天谢地，路上还没有遇到人，要是遇到人问一句，你可咋说呢？他“二屠户”这一辈子说过多少回谎呵？办过多少回见不得人的事呵？怎么现在竟象小偷似的了？

路上冰雪还是吱嘎响着，不知是在不屈地呻吟，还是对

他心中问题不平静地回应。

又走了一段路，他不得不拐弯了，他得从这再拐个弯，才能到离他们只有半里地的、大队梁书记家住的二道屯去，这样绕了个圈他差不多多走了二里多地，这真是活见鬼！现在他加快了脚步，忙三火四，恨不得一步就走到梁书记家里。他离老远就看见梁书记家房顶上的烟筒正冒烟呢，是的，人家都烧上了水，就等你来给杀猪呢，一声令下，你敢不来吗？！

吓，一进院果然连猪都四马攒蹄地绑上了，真是就等他“二屠户”的这一刀呢！“二屠户”赌气把杀猪家什往窗台上一放，索性连屋也不进，就给人家干吧！

这时梁书记一推门出来了。此人四十大多，大方脸盘，大圆眼睛，一脸连鬓胡子，中等身材，肩宽腰粗，穿了件黑斜纹布的二大棉袄，扎了个围裙。虽然看来有些苍老，但也显得非常壮实，站在那象座小山似的。哎哟，多眼熟呀！凉书记，热书记，原来就是十年动乱中挂了牌子、敲着小糖锣游四乡的“老牛角”！别人不知，他这个大队书记可是全社闻名的，平时八杠子打不出个屁来，到节骨眼上一张嘴也能撞倒一个人！十年动乱前就以死犟眼子，好钻牛角犄角而得了个“老牛角”的称号。后来没少挨折腾，造反派多次宣称要拔掉他这“老牛角”。如今不知这“老牛角”的犄角还在不在？还有没有当年的那股劲头了？只是这身打扮倒还有点朴实气，不过对于老百姓，他还是个当官的，这不，一搬来就点了他“二屠户”来给杀年猪……

梁书记这人也确实不善言谈，让“二屠户”进屋坐坐，“二屠户”说抓紧干吧！递支烟过去，“二屠户”一摆手，说刚抽过，就再没话了。“二屠户”是憋憋屈屈来的，更不